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三目錄

内閣二

目錄畢

山陰張汝懋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唐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卷之十三

内閣二

前大學士陳循

前大學士陳循天順五年十二月釋遣東鐵嶺衛軍

陳循爲民循自軍中遣人上疏自陳臣恭事　列聖

歷三十五年官至戸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正統十

四年八月因贊立東宫陞臣尚書仍兼學士老年遭

逢郕王因臣原在内閣辦事能曉制誥體式仍舊任

用其實可否事情自有親信後進之人臣論事不能

迎合每見疏外天順元年正月十四日因郕王不出

臨朝卽與高穀等議請復立　東宮令禮部集百官具題本以進內批不允臣言必須連進數本至允乃已十七日本已具未及進而各官已奉迎　聖駕登寶位矣臣等當時雖知郕王有疾然實不知其不可起惟石亨一人於十二日夜宣至齋宮榻前受命代祀親見病勢難起是以十四日會議時亨佯言上有病休去煩瀆陰與所親厚者密議迎復可得大功賞臣令思亨等但欲濟一己私情不顧全國家大體況神器大位皆　皇上親受固有之業誰得干預六軍萬衆皆　皇上素所撫養之人誰不歸心當天與人

歸之時使亨果肯以郕王病重言之令臣各具朝服
進表備法駕大樂恭詣南宮迎請　皇上下俯從情
臨朝以安舊姓非但使宮禁內外不至驚駭且顯天
與人歸之盛美爲天下萬世之偉觀而亨等陰謀詭
計不及乎此卒之自取禍敗宜矣臣服事　累朝曾
効微勞實爲亨等所擠排今幸亨等結爲表裏者相
繼滅亡朝廷淸肅可伸寃枉伏乞　皇上矜憫放回
原籍爲民使得老死鄉邑疏入　上曰循歷事朝廷
年久曾効勤勞而爲石亨等挾私誣害今覧其所奏
是非明白情實可矜其放回原籍爲民循字德遵江

西泰和縣人永樂乙未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賜
第萬寶坊　駕幸北京命循取秘閣書詣行在遂留
侍焉三殿災詔求直言循言數事皆見嘉納　仁廟
時進侍講宣德初命與楊溥同直南宫日承顧問又
賜第玉河橋西五年陞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作詩
以獻　宣廟意其求進欲罪之循曰彼亦忠愛意事
遂解僉事陳祚勸　宣廟讀大學衍義語類譏誚
宣廟怒命藉其家旣而問循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
知忌諱然其心則無他也比逮祚至竟緩其法駕每
巡幸循必扈從正統初兼經筵官七年陞翰林院學

十九年命入文淵閣典機務十年陞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之變四方多事循居中用事言見採納尋陞戶部尚書兼職如故景泰元年同知經筵事二年陞少保仍兼前二職三年兼太子太傅嘗率同官集古帝王行事名曰勤政要典以獻未幾陞兼文淵閣大學士纂修寰宇通志循為總裁書成進兼華蓋殿大學士　上復位石亨與徐有貞嗾言者劾循謫戍邊至是亨等敗循上疏自辯凡數千言　上察其枉賜歸田里抵家一年卒循動止雍容辭氣溫雅為文援筆立就意氣層疊然槩以矩度則未盡合為鄉試

會試考官各一廷試讀卷官者四纂修　三朝實錄
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術皆與焉尤熟於朝廷典故
宣德正統間天下仰望其風采景泰來國家多事循
首當國不能大有所建明且乏廉介之槩至以爭鄉
人貲地欲傾御史周鑑王豪及其子不得鄉試與王
文合攻試官希求恩澤尤爲士論所薄循同邑蕭鎡
亦以內閣臣與循同被劾罷爲民後循卒　鎡字孟勤
宣德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授編修纂
宣廟實錄書成蒙宴賚尋命授內使書歷九載進侍
讀未幾陞國子監祭酒景泰二年命兼翰林院學士

入文淵閣參預機務尋陞戶部右侍郎明年陞太子
少師他職如故纂修寰宇通志鎡爲總裁官書成陞
戶部尚書仍兼太子少師學士二職鎡學問該博爲
文章有法言動溫雅皆循矩度然性猜忌於事多退
避云

大學士陳公循傳 附王文　　弇州別集

陳循字德遵太和人也永樂中進士第一拜翰林修
撰循才思敏發爲文不停手千言而習熟時事剛果
能斷累遷翰林院學士入內閣預密務進戶部侍郎
再進尚書時　英廟北征陷於虜虜猝至城下而循

輔　郕王居守衆志皇惑循乃與兵部尚書于謙合謀選將士分布諸門循從中贊決破賞格一號令又星馳檄楊洪郭登勁騎入援賊退衆歸功循亞於謙云而循器稍稍滿忌遠才技喜諂佞　郕王既即位而　英宗歸自虜居南城　王無意返正循亦唯唯已耳　王有子不得立太子太子　英宗嗣也　王召見循等宴宮中賜黃金滿篋歸而手詔下羣臣議所廢立循順焉加少保太子太傅循子某與少保王文子倫應鄉試不第怒上書言第一者徐經故江陰賈人子千金賂學士劉儼諭德黃諫遂得冠多士而

臣子各通達明經學置弗取詔覆試經等咸當而大
學士高穀面救之乃貰儼原罪而循文再疏攻之益
親特許增二子解額於是給事御史交疏言少保循
文備天子股肱私其子欲撓亂國法請斥逐以戒輔
臧亡狀　上心善之然竟亡以罪循文也未幾　英
宗自南城還杖循百戍邊斬王文於市循有文武才
嘗識拔韓雍卒爲時名將而刻躁多私主人惡之王
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也貌端重有威而善辯論
又刻覈於吏事爲御史　上器重之更名曰文出授
按察副使遷陝西叅政入拜副都御史再遷右都御

史少師楊士奇子殺人繫獄文言雖非士奇使之然平日訓教有狀何至此寢不行又劾罷吏部尚書郭璡一時威稜肅然朝廷上下見文咸縮舌而文益驕橫自若矣左都御史鎰故巡撫關中薦文才以是欵起而深怪鎰位已上數衆中辱之鎰不較竟以計逐能鎰廼止大理少卿薛瑄有令譽執法時反文所論囚會校尉岳氏妻姿美弟嘗調岳不遂而校尉病卒乃誣岳與他校尉通共殺夫文鹵莽成獄過大理廉得實因劾文詔奪文俸不伏謬言瑄得岳氏金故宛轉出其死行御史體以聞御史畏緣文旨答遂磔岳

氏市曹而論瑄死久之得末減當殊岳氏時京師士
民切齒文自若也而又附太監王振見必長跪鼠伏
奔走甚懼以是莫敢折之　英宗北狩大監興安輩
利新君意殊不在返文望風旨唯唯而朝有一劄子
具請使迎復衆議上文曰此匿名文書何爲者儲宮
建加太子太保尋入內閣加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同
列稍推讓陳循高穀以下蔑如也嘗與循各疏攻考
官劉儼黃諫文論猶醜肆後　天子追錄于謙功復
官爵而文子倫改名宗彝既貴上疏白文比於謙詔
追洗予謚

或曰今閣臣一人兼四官非禮此不然顧其人稱否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爲司空加百揆三官也其帥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之職伊尹爲冢宰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爲師保高宗稱爲阿衡意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魯侯代太公爲太師兼冢宰領東伯召公以北燕伯入爲太保代周公爲冢宰領西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爲太師領東伯皆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一人領五官矣今

大學士曹文襄公鼐傳

曹鼐寧晉人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永樂癸卯舉鄉薦宣德丁未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銜之改任太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鼐處之裕如公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 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定公一見奇之明年廷試 宣廟策以彝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 上親擢第一賜宴於禮部永為定例授翰林院修撰從楊文定公遊所得益深正統改元 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鼐以學

賜宴禮部之始

行預選三年修　宣廟實錄成轉侍講甲子進學士
乙丑陟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罷學賜行端內
剛外和識達政體自東陽沒後議大事多決于濬而
才智出人深沐眷注　國朝定制毋止封一人正統
十二年濬陳情乞將前母孟氏一體追贈詔允之不
爲後例蓋特恩也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
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
官兵部尚書鄺埜等及濬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
邊本月癸卯・駕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
懷安是夕黑風四塞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庚

戌次雙寨振蔚州人邀　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振益驕恣强愎挾令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衆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已據南河次日虜僞退王振復矯制拔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衆及諸臣五十二員皆死之　景帝聞之贈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諡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大理評事恩
後官歷編脩脩撰尚寶卿英廟復辟加贈太傅改諡
文忠又官其孫爲錦衣百戶

直文淵閣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學士張文僖公

益傳　　濟園集

公名益字士謙先世家姑蘇國初徙閶右實京師遂爲江寧人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順　英廟震怒親率六師征之時內閣重臣扈蹕者二人皆夙德重望上所簡命者其一公也師次土木敗績公死之寔得年五十有五而已旣而　朝廷録死事之臣特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僖遣官即其家以祭公儀觀豐碩讀書過目輒成誦甫成童爲文辭咄咄過人登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中書舍人

宣德初以三楊薦預修　文廟　仁廟實錄成賜白
金彩幣進大理左評事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成
賜金幣如前進修撰以博學強記見稱九載進侍讀
學士侍講讀尋召入閣叅機務日見委任特賜繡衣
金帶並建第鎮淮橋南以寵之是歲八月會虜警中
人王振力主親征公與學士曹鼐從時西寧侯宋瑛
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没定襄伯郭登為大同守將因
駕將旋欲有所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公與鼐嘗由
紫荊關以還公入奏既行營入紫荊才四十餘里忽
折而東蓋竟從居庸也十三日　駕至土木地無水

又當虜衝明日欲發虜遏不敢動兵士饑渴求手十
五日虜使持書至以求和爲言召禁草勑與和遣二
通事與虜使偕往遂移營迴旋之門行列已亂爭先
奔逆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衆
相蹈藉死虎賁近侍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
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而公與衆俱沒陣中矣公篤
於孝友七歲喪父賴母倪守節教育之倪性嚴甚公
承順無違供養極備撫弟晉有恩義庭無閒言性儉
朴雖貴顯不異儒生三楊甚重之倪公諒始入翰林
三楊語之曰汝鄉先生士謙文行爲一時望朝夕相

切劘可也文定公撰著必屬公評之有所議輒應時改定其推服如此公以詞翰名一時求者坌集得片紙隻字皆藏去以爲榮宋楊公億爲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棊語笑喧譁而不妨構思頃刻數千言門人傳錄幾於脫腕當時以爲文豪公才甚敏捷而亦好閒碁求者敦迫輒令侍書持軸衆筆一揮詞翰雙美人亦以文豪稱之初與夏太常仲昭同年友善並游於陳嗣初王孟端間意以作文寫竹相高一日館閣試石渠閣賦公稿先就夏見之不復落筆公見仲昭竹石妙絕亦絕不復爲竟各以所長名世云公孫琮

官至右都御史

求人育材科之制

贈學士禮部尚書馬公愉神道碑銘

宣宗皇帝即位初屢詔中外博訪文學才能之士用
圖治理明年值龍飛第一科　上曰自古制科以得
人為盛願得忠孝士足矣及試畢開卷首選得臨朐
馬愉制科北人占首選者自公始　上甚悅授翰林
脩撰且勉進學以期後用今　上將御春官　宣宗
皇帝欲選賢才備臣屬拔翰林官及進士共三十一
人比永樂初二十八宿例繢學祕閣恩禮有加公其
首也被召試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公所作稱
古賜以寶楮益勉進學今　上嗣位之明年改元正

統詔開經筵館閣之臣多預選擇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楊公溥等五人日侍講讀公與焉歲時屢賜三
品服帶二年以秩滿陞侍讀三年以　宣廟實錄成
恩陞侍講學士五年預聞機務於文淵閣十年遷禮
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十二年九月六日以疾卒享
年五十有三初得疾　上日賜藥遣醫視療既卒深
加悼惜特循師保例賜賻葬及棺槨贈翰林學士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自前文武大臣贈官者率加其
正職公始并兼職加之謚出特恩復遣禮部尚書胡
濙諭祭命有司歸喪營葬於鄉葬畢其子入謝詔爲

內予生公遭際聖明恩禮隆厚存歿光榮何其如是之盛也蓋公端厚凝重謹畏勤恪其侍經筵惟以帝王仁義之道為陳進退從容有古君子風其在秘閣凡所論事務存寛厚不尚煩細得大臣體初少師楊公士奇展墓還言及所歷郡縣預備倉皆廢弛甚至垣址弗存者民何所濟或曰茲廢已久比比皆然其何能理公徐曰政之興廢在人此養民之要豈可少緩耶少師公即議以聞遣廷臣徧歷郡邑修弊舉廢民爭出粟實廩所在充足蒙其濟者不可勝計郡縣疑獄被繫歲久不決有詿誤致死者公累以為言曰

古云死者不可復生感傷和氣率由於此遂議以上
詔遣中外法司練達刑名者詳審之直其冤多所全
活夷寇鼠竊擾邊朝廷命率兵往勦之會其別部四
十餘徒來有請執之朝議僉同　上遣左右問於館
閣時獨公與予合辭對曰朝廷以賞善罰惡為治苟
賞罰至公則人心信服若因惡以執其善豈為治之
道左右辯問再三公終不易辭　上從之賞其使遣
回部屬感悅皆相率來謝凡言不輕先發俟人盡其
所長審其可否惟義是從故於事多所俾益率類此

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少保謚

文康苗公衷傳　　　　雷　禮

苗衷字秉彝直隷鳳陽府定遠縣人學術醇正舉應

天鄉試永樂己丑會試中式時車駕巡狩北京詔中

式舉人陳燧等八十四人寄監讀書越辛卯車駕還

京廷試擢衷第二名宴於會同館授翰林院編脩屢

典文衡宣德五年預修實錄成陞侍講正統元年內

閣楊士奇薦衷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與高穀馬愉曹

鼐同侍經筵三年與修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壬戌命

主考會試得姚夔與劉儼呂原韓雍程信項忠白圭

諸公俱爲時名卿十年陞兵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十四年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景泰元年兩京多災衷與首相陳循等上疏自劾　景皇悉留之未幾衷乞致仕　景帝賜之勑曰卿以科目高第發身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凡四十年歷官翰苑寅畏小心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院長官與有倚毗曾未幾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士大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鏹金綺給舟以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後卒于家壽八十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康廕子鎡爲御史

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致仕

高公穀神道碑銘　李　賢

公諱穀字世用姓高氏其先世居河南之懷慶有仕宋者從高宗南渡徙維揚今為高郵興化人曾祖諱明祖諱椿父諱焯俱以公貴累贈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曾祖妣劉氏祖妣王氏妣黃氏俱累贈一品夫人高自上世以儒業相傳至椿當元末避兵姑蘇恐廢先業有子四人皆令從事詩書洪武初復歸維揚始占籍于興化四子業皆有成其季公之父也尤長於詩有書數千卷不樂仕進隱居

教授而鄉之後進多從之遊公自幼承家訓舉止如老成人父奇之甫十歲乃遣入邑庠即能奮力于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洪熙改元受　敕階承務郎未幾以學行獨優陞翰林侍講丁外艱服闋還任宣德甲寅士奇順天府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元春　上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公與苗衷馬愉曹鼐四人專侍講讀賜二品章服公每進講敷衍詳明聞者嘆服戊午預修

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甲子復主考應天府鄉試
乙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 制誥
丁卯進階通議大夫己巳秋 聖駕北征命公留守
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景泰初虜情叵測邊
警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少卿以
行公嘉榮忠奮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初 駕自北
還議奉迎禮公欲從厚衆疑未定有千戶龔遂榮投
書於公言奉迎當重之意公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
尚知此禮況儒臣乎 朝廷以遂榮言非分得譴比
駕至百官郊迎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

襄之辛未　朝廷以公望重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壬申兼太子太傅公懇辭不允尋　賜階
榮祿大夫甲戌南京災　朝廷念　祖宗陵寢所在
以公重臣　特命往祭事竣錄被災者千餘家悉發
廩賑之歸奏稱　旨是歲冬給事中有忤執政者執
政欲害之諷御史劾之而文致其罪公獨持正議卒
從輕典士論韙之乙亥星變疊見公上疏謂臣濫居
保傅不能盡匡輔之道宜遽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
寰宇通志書成進兼謹身殿大學士是歲秋順天府
鄉試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爲考官有二執政

以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儀去取不公欲置於法乞
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覆考公時以疾不出一聞之
卽强起預考畢毅然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
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由是儀得釋公
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銜之公屢求退避　朝廷重
公忠直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首召公慰諭而
留之其餘誅斥殆盡公卽上疏辭保傅二職時機務
填委公以衰老懇乞骸骨　上以公舊人方隆倚任
然憫其老且重違公意特允所請賜白金楮幣織金
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復　賜勅諭有曰日與親戚

故舊徜徉丘園展契闊之深懷道　朝廷之盛事淸
風高致足以勵廉而革貪夙德雅望足以敦化而導
俗則卿亦永有終譽爲士林以爲榮越四年庚辰忽
疾作以正月十日終于正寢距生洪武辛未三月十
日享年七十公簡重情介與人無泛交義之所在勇
於必爲雖違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慥
慥乎篤實之君子矣所著有育齋集八十卷
高穀字世用興化人美姿儀性謹朴以庶吉士授中
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遇雨徒跣以歸或誚其
勞苦穀曰我一人何足惜盍達諸當軸大臣禁寫佛

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會考滿改翰
林編脩及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上任公宴
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
仕至太子太傅始終以清節著成化間提學婁侍御
至興化覩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爲高先生也

是人改吏部尚書　賜玉帶己丑冬無事上疏言近
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揹逃不堪而獻珠
寶者高估價值以規取府庫之財乞盡革以惠生民
辛卯二月以疾乞致仕弗許十一月　冊立東宮
命公充副使尋復見上疏條陳七事　上嘉納之壬
辰復上疏極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允公自己
丑以後數在告　上必命醫視疾遣內臣致餽乙未
正月滿尚書九載陞少保病日轉甚遂卒公平生無
疾言遽色至於論辨事理確然有定性不喜華靡於
物尤愛惜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朋友交久而益敬

人有善稱道之論薦人材未嘗私以語人嘗一典應
天府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
讀書深探性理爲文縝密純雅書端楷精勁類其爲
人有集若干卷正學階梯讀書正誤等編藏于家配
李氏累封夫人先卒子男三頎順顯公病革從弟郎
中彥克洎彥實往問候公曰死生常理無足怪但目
居大位　上不能報　國下不能終養老父爲歉耳
無一語及家事於乎與予心相知而交相愛非一日
正期同輔　聖明勉殫來效而公遽往矣予寧無戚
然於中乎此予所爲哭之而至於失聲也敘次其事

而奚以銘曰鳳山龍岡儲精降神篤生才賢學貫天人名魁甲第望隆縉紳官居密勿職典絲綸謨謀啓沃廸知忧恂歷事　三朝執心忠純功在　國家澤被生民吁嗟文憲無愧師臣

太監劉永誠以軍功諜封伯時引成憲沮之或言宋童貫尚封王伯何足惜時折之曰童貫封王在徽宗末年此何等時耶遂不果封見實錄

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

毅商公輅墓誌銘　　尹直

成化丙戌冬詔起前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商公於淳安山中至則復職仍叅密務公辭不允乃感激就任累遷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丁酉以疾懇休　上察其誠從之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璽書金幣襲衣寶鏹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卒丙午七月十八日也泝生永樂甲午二月廿五日壽七十有三訃聞深見悼惜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官諭祭者四命有司營葬如制嗚呼始終榮哀

至矣公諱輅字弘載號素菴姓商氏始祖諱琝宋嘉祐間自西夏都知兵馬使來歸賜地于邑芝山子孫因家焉三世俱以蔭補官至祖敬中考仲宣咸因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胡妣解俱夫人公自幼穎敏卓越宣德乙卯發解浙闈正統乙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脩撰尋命進學東閣務期大用繼選經筵展書遂命進講已巳陞侍讀擢入內閣時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公力沮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畧戰守遣官撫輯甸居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

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遣下虜營陰得
虜與書果自相疑遂去明年景泰紀元之秋往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旨賜以馬匹旣而錦衣
盧指揮妄言南內事窮治不已公言此不足信獄遂
不竟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
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命多官議附和者衆公
爭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下獄禍不測公
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公卽
與陳公循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公援筆
增二語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

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
先帝復辟首召尉論且問改元公對當同循等具請
裁定又明日權奸嗾言官摭摭再劾坐免朝廷尋知
非辜欲復用不果公家居怡然養母訓子杜門不出
及復起首疏八事皆切時弊戊子以地震乞罷諭以
方託謝樂豈宜去是夏詔議　慈懿皇太后葬禮公
　懿公力言祔陵祔廟理不可易至率廷臣伏
哭泣請卒從之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公力求退
奉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至詰責言者唐太宗用
王魏朕用商輅何不可欲加譴詞公言臣嘗勸優容

言官巳荷嘉納如修撰羅倫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公至擬前勉慰再三尋陞尚書仍兼學士蕃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公與同官執不從未幾捷至　上喜賜公等俘奴各一己丑冬燠公陳時政之弊辛卯冬彗見復疏八事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斂減力役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勅脩續資治通鑑綱目乙未夏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賜冠帶一品服時禁中建玉皇閣公論毀之又請建儲尋因災眚見極陳時弊丁酉

兼殿學士時內臣汪直創西廠刺事權傾中外公與同寅指斥激切卽爲革罷公亦決於去遂得辭公配盧氏封夫人先卒勅葬邑西山之原子男二長艮臣第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先公兩月卒次艮輔以公廕授禮部主事艮輔將以卒之明年月日奉公柩啓盧夫人之封而葬焉前是以太常卿兼學士王惟臣所述事狀屬銘直公門生素承愛重方聞訃悲慨不勝銘何敢辭惟公手儀山立襟度淵澄詞氣溫裕平居敬愼不懈接人恭遜早擢三元旋登內閣以經濟爲己任以薦賢爲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

整暇不倦文牘盈案裁决如流中遭誣閒夷然不校權奸既敗事白復起倚毗益切建明良多一時僉壬擕領舉無能爲卒之身退名完德業著于當時風聲聳于後世視古名相碩輔如勃之重厚崇之應變旦之沉靜亦何忝哉先後蒙賚賞金幣冠服鞍馬書籍飲食之類頻腆而自處泊然嘗一主考會試五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於家

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公輅

實錄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縣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
始登進士第鄉試會試殿試俱第一初授翰林院脩
撰丁卯歲　英廟命選講讀以下十人進學東閣輅
與焉已巳之變　英廟北狩　景皇帝即位召入内
閣叅預機密陞侍讀是時北虜方熾而閩浙盜又起
奏牘填委輅悉心叅佐勞效爲多景泰庚午陞學士
　英廟至自虜庭　景皇帝遣輅至居庸關奉迎還
壬申陞兵部右侍郎兼學士并左春坊大學士賜以
居第丁丑　英廟復辟石亨等嗾言官劾之坐除名
成化丙戌召起復原任仍叅預機密首言八事皆切

中時政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輅率羣臣上疏定祔
葬之議從之是歲陞六部尚書仍兼職如故癸巳內
官監皇莊者害民輅言　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
爲　上嘉納之改戶部仍兼舊職修續資治通鑑綱
目成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進太子少保改吏部
時侍臣有欲于掖庭建玉皇祠每歲以內臣執事如
郊祀儀祭之者輅力言止之宮門災工部請差內外
官徵材湖廣等處輅言　上天垂戒宜少緩修葺以
存警戒從之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蔣汪直開西
廠行事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勢焰熏灼人不敢言輅

偕同列上疏極言之會六部大臣亦以爲言遂革西厰由是見憾於直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曄有罪不就逮赴京避罪爲直所發語連輅輅遂乞致仕詔進少保賜璽書給驛以歸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卒年七十三訃聞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域輅體貌脩偉風神雅秀文章典實不事華藻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登第甫六年即入內閣預機務儕輩多有異議而輅處之自如尤與錢溥不相能溥至爲禿婦傳譏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

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子良臣中
進士爲翰林侍講次子良輔孫汝謙皆以蔭得官良
輔刑部主事汝謙尚寶司丞
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
猶窮治不已幹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
情由此盧忠得罪

資政大夫太子少師工部尚書直內閣王全汀

公淵傳　　　　　　　　　　　　　　雷禮

江淵字世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人天資英明才學尤裕中宣德庚戌科進士時東宮已建　上欲選進士之尤者使積學以備官僚之選勅禮部尚書胡濙選年少美質者三十人入試　上在齋宮親授題曰用人何以得其方命大學士楊溥揄次得三山薩琦與淵等八人與列詔賜襲衣冠帶有司給燈油房星皂隷命太和王直率之讀中秘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修十年乙丑同考會試尋陞侍讀十二年選入

東閣進學十四年陞刑部右侍郎土木之變徐有貞
倡議南遷被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左掖門問之徐曰
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具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會
虜至京城西北關外都督孫鏜營于城西命淵參其
軍及虜退尋改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典
機務景泰元年大理丞薛瑄自松潘督餉還懇乞致
仕淵上疏留之以慰人望二年命主考會試得吳滙
等二百人如余子俊馬文升秦紘楊守陳柯潛王倎
林鶚高明輩俱為時名卿本年奉命巡視淮徐諸郡
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儲倉俱在城外

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會鳳陽為中都之會宜置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原之要地北平為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三年奧易儲事加太子少師仍兼前職七年丙子春于少保病在告　上諭旨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淵在內閣每為同事所抑常乘間代于諸閣老窺其意乘此謂之曰兵部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淵欣然不辭乃為商輅具擬內批陳循王文入商所指畫掌中作江工石兵四字輅悟明日旨出調工部石璞於兵部淵補工部大失望明年英廟復位與陳循輩俱

論戍鎭嶺後石亨敗復其官淵淸勤簡靜善文詞但入閣未有建明每沮抑於同事者黃竑易儲之奏人謂出淵筆史館多以爲然惟丘濬獨曰閒常時竑殺其兄爲此覬免罪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其疑乃白所著有褫光錦笑鳴玉全生休林子等集

太子少師兼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直內閣

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王君一寧神

道碑銘　　　　　　　　　　陳循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　詔禮部左侍郎王君一寧兼

翰林院學士預事于　文淵閣明年四月會選　東

宮官屬復進太子少師仍兼舊職食少師侍郎俸方

君之入也余竊自慶得所助孰計至未半歲竟以得

疾而卒嗚呼其爲可慟寧不尤在兹乎既卒其子奉

事行來請書將歸刻神道之碑余不能辭按王之先

剡之鄞人五代時有諱師厚者始徙台之仙居世有

科第仕宦爲聯摩奉國節度判官曰光祖者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珂祖諱文鎰皆有隱德父諱俊用以舉鄉貢累官國子監丞文鎰俊用皆以君恩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竇氏及祖母皆贈淑人君生岐嶷敏過於常兒隨父居京年十三已能詩 仁廟在春宮聞之召試早過銀河詩立書七言絕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經中京闈鄉試名在第二十二又四年會試於禮部名在第八舉李騏榜進士奉 命蒞事湖湘又明年丁父憂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宣廟求文士甚切吏部以君應詔 召見試表正葛

邦論及詩賦等皆見嘉賞擢吏部主事俾與大學士
陳山等共事於文華殿次年以母老不能就養乞分
祿於家主事歲滿得以其官品封贈及父母未幾改
任翰林修撰預修　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食祿視
五品同考正統四年禮部會試是歲五月以母喪歸
服闋被選充進講官復受　命考正統九年順天府
及十二年應天府鄉試取士皆稱得人明年九月遷
禮部右侍郎又明年往湖廣督運糧餉隨軍進勦苗
賊時賊勢盛糧道不通君措置有方食用不乏遇淫
雨公私大困君親祈禱雨爲立止兵民立石頌之至

辰州府遇暇日輒詣學課師生講習且督有司爲作興之於是士風大振景泰二年被　召還京理部事是歲冬遷左侍郎蒙　賜誥進通議大夫封贈祖父母父母及妻云景泰三年七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六君得疾時　詔遣中官偕御醫來視并　賜米物比疾革復如之既卒復　賜賻楮幣緡遣禮部官諭祭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有司歸其喪并爲營葬域君爲人闓敏而疏達爲文必根於理詩詞翰墨清絕可愛孝友忠信之行尤爲人所稱惜乎其年不永而見於用不旣悲夫

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尚約蕭公鎡傳　　雷禮

蕭鎡字孟勤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幼失怙恃成童穎悟絕倫登宣德丁未進士需次於家初　宣宗欲選進士之尤者續學以備官僚旣命楊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文華殿取二十人鎡爲首通前二十八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脩三年預脩　宣廟實錄成陞侍讀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乞休命鎡代陞國子監祭酒

景泰元年以老疾辭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
留如陽城故事　景皇可之仍復舊尋命充經筵講
官二年　景帝幸學命坐講鎡講書經臯陶篇天聰
明一章稱　旨尋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閣三年羣臣議易儲鎡曰無易樹子伯者所禁況
天朝乎不聽尋加太子少師時　上已立已子為皇
子鎡因天變上疏指切時政自是不復召見七年會
修天下郡志通鑑綱目續編成命兼戶部尚書仍兼
翰林院學士明年　景皇不豫太監興安諭羣臣請
復立東宫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意不在

此陳循輩知之侍郎李賢因會議問鎡鎡曰旣退不可再於是人疑內閣有異謀而奪門之兵起矣　英廟復位削鎡爲民退居八年築別墅于南臯號曰尚約人因稱尚約先生所著有成均集詞垣集尚約集藏於家

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東

閣大學士贈太保謚毅愍王公文傳

黃溥

先生初諱強字千之宣德間御筆改名文姓王氏先

爲鳳陽府霍丘人先大父壁仕元爲杭州路總管洪

武初左選保定府清苑簿占籍束鹿焉先生初頴悟

過人遊邑庠甫弱冠領鄉薦登永樂辛丑曾鶴齡榜

進士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激濁揚清綽有能聲時都

御史顧佐掌院事少許可先生與王翱于謙同時爲

御史咸爲顧所器重三人中嚴毅剛介先生獨過之

時彰德妖人張普祥逆謀惑衆地方騷動　宣廟憂之命顧公擇風力御史往治其事顧舉先生遂命與中貴劉永成偕行劉強悍最鍾寵遇先生一以正氣臨之言動無少忽劉亦深服比至羣盜悉平先是普祥於士民之家曾受一飯一茶者悉附簿書以識姓名事敗同事者得簿書欲盡捕之坐以通謀人心恟恟先生曰此賊未反時以募緣與之飲食豈知後日爲逆耶坐之非朝廷意也取簿焚之一不究人心始安回朝悉以上聞大爲朝廷嘉奬用是受知　宣廟越明年關中缺按察使擢先生將往丁外艱朝廷奪

情命涖任章數十上不允正統巳未擢右副都御史
巡撫關內期年召回本院視事又明年轉大理卿壬
戌夏大旱朝廷命中貴與安審錄兩法司重囚無慮
百餘起先生於招議情節悉能背誦於可矜可疑者
率以一二語斷之無不中節與安驚服且嘆曰法官
之長如是者其實未見受知 英廟擢都察院掌院
事右都御史時吏部尚書連進招權納賂盤據要津
莫敢誰何疏其貪婪劾罷之風紀大振時朝廷重陝
右重地每以掌印都御史歲歲代鎮守正統巳巳先
生在陝右虜酋也先犯順朝廷以璽書命移陝之關

廂居民悉入城以避賊鋒先生以虜賊悖逆天道不久必悔過此去京師數千里不宜妄自驚擾以搖人心卒如所料既而得代回京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掌院事如故時南畿富民固山周家豪横以私債殺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贖死時大同有事用兵倉庫告乏司錢穀者請集廷臣議詔可其奏會議間衆未發言先生正色曰祖宗律殺人者抵命貪賄者落職柰何貪富民三十萬糧廢祖宗法乎衆莫敢異卒坐以法景泰壬申南畿山東河南大饑命先生以便宜從事賑貸先生徧歷郡邑賑

恤之全活不下數十萬越明年朝廷以內閣審勿重地改兼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疏言舉賢賑民數事稱　上意五年南畿復儀仍命往貸至則訪民疾苦蠲民徭役大開倉廪賑恤所活又不下數十萬餘還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天順丁丑值英廟復辟時權奸石亨等以先生在都察院時曾劾之乘機報復設計誣陷而卒四方寃之年六十有五久之　英宗亦悟成化己丑先生次子宗彛以狀上陳　憲宗洞知先生之寃復官諭祭錄其一孫入成均弘治戊午宗彛復以先生贈諡上請特進太保謚

毅愍先生爲人嚴毅廉介寡言笑熟知國家典故雖貴極人臣自奉無異布衣時配趙氏封一品夫人無婢妾每廷議百官會集莫敢先發先生以一二語裁决衆自帖服屢鎮大藩兩總憲正振舉綱維無敢干以私者景泰初與陳鎰同事一揖之外未嘗交談諸御史仰其風釆若神明及入閣毅然自任盡心奉國知無不爲事有可否多所匡正朝廷眷重錫以白金印章其文曰忠誠匪懈云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

尚書東魯許公彬傳　　雷禮

許彬字道中山東兖州府寧陽縣人初以文學名登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授檢討宣德中秩滿陞修撰正統十四年曹鼐舉提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寺少卿十月陞太常寺卿景泰元年英廟北還議遣近臣迎駕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八月辛酉也先為土臺設座于上率衆酋拜奉辭　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彬謁見　太上命書罪已

詔勅諭文武羣臣仍遣彬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
知　英廟景泰末年　景皇有病都督張輗張軏武
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鴻臚卿楊善主復辟以南城
之謀扣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
盍圖之徐元玉軏等說其言就徐議徐覽步乾象遂
成取日之功　英廟復辟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入閣彬既入相不修邊幅一日朝退上東閣階
峻雪滑彬失脚傾仆匍匐復上徐有貞俛首側項嘆
然而笑僉鄙斥之天順元年會試又囑考官私取其
子許起一時浮議詩評競起會　英廟用岳正入相

乃謂正曰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矣夫樂
石亨憾岳正忤已并及于彬調南京禮部侍郎尋謫
陝西叅政五年石亨敗乃復其官卒贈禮部尚書爲
人坦率少拘檢放蕩者多歸焉及典機務一意閉門
謝客盡反所爲平昔舊游心惡之率多騰謗云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

李　賢

薛公瑄神道碑銘

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

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

習一歸于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

之則河東薛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温世爲山西河

津人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爲氏曾

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鄉薦

爲眞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

理寺卿祖母母皆淑人初母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

見巳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
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滎陽教諭公
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
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子弟職日
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
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
貞改河南鄢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爲黜陟貞
大以爲憂公乃補鄢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
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
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

不往拜王振

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公閱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默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然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命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少卿公作大理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

邪已而遷諸途泉行既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
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妻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
誣妻魘魅夫死公爲辨其寃都御史王文諂事振乃
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寃
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
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
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
程信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　都城公分守
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　公曰以天
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往征之公督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謠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名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有草場火　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公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踰海以避罪時

進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
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識得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

徊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甯氏贈淑人生子四人溥淳治濟邑庠生孫男四人襟登天順甲申進士嗚呼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居恒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

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河汾集藏于家

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孔廟劉文安公繼請公從祀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名臣記

羅整菴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困知錄

弘治元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　詔從祀孔
子廟庭稱先儒薛子傳道錄

上正本十二策

大學士李文達公傳　　朱睦㮮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也生有異質讀書目數行下宣德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使山西時河東薛瑄以御史在告賢往造叩質所疑瑄亟稱其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正統元年授吏部主事歷陞郎中十四年秋虜寇大同　上親征之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行師潰于土木　睿皇北狩扈從官多預其難賢瀕死而還　景皇即位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凡數千言　上嘉納亡何給事

中李侃等以災異入奏謂賢前所陳皆忠實宜留中以時省覽　上復命翰林纂寫置左右焉二年擢兵部右侍郎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及還改戸部五年復改吏部　睿皇復辟召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　景皇崩左右欲以汪后殉葬　上問賢對曰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况二女皆幼臣愚以爲宜厚遇之　上憮然久之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遂遣還舊府是年大同巡撫年富被逮　上召賢曰富何如賢曰奉公革弊　上曰此必不愜惡爰

耳命官往勘果無實得免歸山東大饑雖出內帑銀
三萬而不足　上召賢及徐有貞議有貞持不可曰
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
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
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　上以爲然命增銀四萬兩
民賴全活者甚衆是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
迎上復辟爲己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
賢及有貞宜協心輔朕賢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
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及亨率兵西征御史楊
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其敢言命吏

部議名將擢用之亨還與吉祥謀此必賢及有貞所
使相與懟于　上賢等皆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大
作損壞公署亨等懼言于　上釋之賢謫福建右參
政將行而吏部尚書王翺適召對語有間　上曰李
賢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翺因頓首言賢淳謹可
大用　上頷之留爲吏部左侍郎踰月奉天門災詔
復尚書學士賢上疏懇辭不允二年江西處士吳與
弼以王宇石亨董薦禮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賢當
授何官賢對曰與弼老儒以輔青宫爲宜遂授左春
坊左諭德與弼固辭不拜賢復請遣行人送歸三年

肖釋建庶人衛與

上思建庶人久幽掖庭欲赦之左右以爲不可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先是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賢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爲著令而吉祥好預國政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 上覺密謂賢曰奈何對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未幾亨與家居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巳

上已廉其詐會巡撫都御史王宇又劾彪恣肆無忌　上怒並逮亨置于法因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　上竦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悉黜是冬　賜甲第一區賢懇辭不允遷居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寵賚五年虜寇涼州莊浪賢陳防戎五事 上納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欽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有憾者輒狀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于讒閒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賢從容曰爾旣殺讐憾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旣脫于難 上急召賢入因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惟權奸欲塞之

以遂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
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以賢忠勤
加太子少保是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賢力諫不可
遂止六年九月　慈壽皇太后崩孟冬享　太廟適
大喪禮未終　上問賢對曰宜俟釋服後舉之庶文
情事理兩安　上曰微卿言幾舛于禮七年春　上
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
代行可乎賢曰亦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雖俯伏難于起身欲令一人
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

遂卒事而還二月晦夜聞空中有聲明日賢奏疏曰
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惆念黎元凡不便於民者宜悉停罷則災變可
弭　上覽既卽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
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聞賢遂疏十事一
淸滄禁罪人二止錄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
災糧稅五弛芻粟徵誅六罷償損失馬疋七飭邊臣
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
十禁外官因事科斂　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
卽詔天下賢又請罷織造淸詔獄止各邊守臣進貢

停內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見賢力爭皆爲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邪

閏七月　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閒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不可乃召問賢賢贊之且曰以臣之愚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矣　上即命舉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寵于　上專理詔獄兼緝事道路洶洶相覷以目賢乘附言於上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爲其誣下獄　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賢

兩宮尊號

咻其人使誣賢爲草奏狀云云捕數十人勢危甚 上令廷鞫其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賢以事白上疏力辭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八年春正月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宮以遺詔示賢十七日 上崩後五日 純皇嗣位有欲專致尊于生母者賢上議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不然則兩宮同尊爲宜制曰可於是尊 皇后爲慈懿皇太后 貴妃爲皇太后禮成加少保未幾門達坐欺罔故殺諸罪被劾謫戍嶺表其黨以爲出賢意乃爲匿名書欲中之賢不自安懇

迎言于謙功

乞退休　上不允尋命知經筵及總脩　睿皇實錄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賢聞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柰何復爲此　上即寢其旨內直將軍悤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令一切襯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奏懇賢入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　上曰然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曰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由是懇者始息賢復言少保于謙有定傾保大之功爲

有貞輩誣陷詔復謙爵釋其家屬遣行人馬璇祭其
墓二年春賢羅外艱特命起復賢屢辭不許遣中使
輔行襄事即促上道五月賢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
有加學士彭華以私謁賢不遂乃嗾修撰羅倫論賢
不終制 上怒謫倫泉州市舶司提舉賢復上疏乞
歸詔曰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故違君命
豈得爲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又命中官至賢
第道 上意甚至乃供職居未幾感疾浹旬不愈
上遣使臨問賜尚食及命醫日夕診視報疾狀是年
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賜第年五十有九 上震悼輟

覲刱一日賜鈔一萬緡爲賻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師謚文達所著有古穰集三十卷續集二十卷
行於世

論曰 睿皇之復辟也旁求俊髦布列三事李公以
特達見知爰立作輔言行計從始終恩禮雖馬周之
遇太宗不啻過也當是時吉祥亨彪以翊戴之功妄
恣貪虐覬覦神器賴文達調停匡救其間卒戢大亂
坐臻太平其功烈偉矣晩節以起復蒙訾毀余嘗竊
議文達亦有不能去者受 先帝顧命當主少國疑
之時四上章請不許於戲義之所在將安所之論者

弗度時宜闇者又復附和使公之志遂不獲暴白惜哉

直內閣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贈禮部左侍郎

謚文懿呂公原神道碑銘　李　賢

公諱原字逢原姓呂氏浙之嘉興秀水人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爲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兄俱爲教官識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于景州公尚未成童以貧不能歸喪或諷以胡俗焚之者公潸然出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嘉興故無田宅假館以養母力學不輟淸苦之志愈堅郡守黃懋廉知之乃延爲子弟師尋俾充邑庠生公亦自奮大

肆力於經史正統辛酉遂魁鄉薦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得入秘閣讀
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修五倫書丁卯 朝廷
思用奇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
經筵公居其一景泰初遣祭 蜀王往還萬里間凡
有饋遺一毫不取未幾充 經筵講官辛未進侍講
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秋九月進侍講學
士仍兼中允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
鄉試乙亥與修寰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
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輒有賞襲白金文綺之賚天

熈改元　皇上復位轉通政司右參議仍兼侍講春三月主禮部會試夏六月　召入　内閣知制誥尋轉翰林學士庚辰春主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志凡金帶玉杯椶服貂帽運齋之賚歲無虛月公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職時母老病在牀公躬調湯藥憂形於色久而不愈壬午秋八月母卒公哀毀踰禮啓父櫬歸而合葬之　詔有司營葬命公襄事畢還朝公懇乞終制不允抵家未及定忽以風疾不起在是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距生永樂戊戌六月十八日得年四十有五訃聞　上悼嘆不已特賜禮部右侍

贈諡文懿命工部爲營葬事遣官諭祭於其家仍命
其子憲爲國子生皆異數也公天性孝友事舅得其
懽心撫育兄子皆底成立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
有以賙之遇人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賞賚
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僚友而自奉甚儉爲人沈毅
有醞籍悃愊無華内端外和與物無競處已待人不
立崖岸事有不可則據理評之未嘗詖言媚色以徇
人取悅三爲主考取士得人最多其敎人也誠切懇
到善於警發故四方之士及門者衆其學造詣益深
作爲文章議論超越皆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有典

則音律渾厚無纖巧靡麗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所就必遠大也及入　內閣與大議所見出人意表而爲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士望方殷輿必久於其位用極康濟之功而天不假年可勝痛哉公之先世多顯於宋其故居有稱爲呂家府者高祖茂卿仕元爲提舉曾祖仲雄祖伯誠俱隱德不仕考嗣芳永樂中領鄉薦爲山西萬泉教諭累贈翰林侍講學士兼春坊中允母顧氏累封太宜人兄本亦領鄉薦爲景州訓導配徐氏累封宜人子男二長郎崽次曰惷所著有介軒集若

手卷藏於家

直內閣翰林院學士岳公正傳　李東陽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漷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身長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　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　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

奈老母何取其草稾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脩天順丁丑 英宗復辟改脩撰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 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遽曰好既陞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淛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令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 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

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缺
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
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
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
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　宣　召賜賚絡繹于道公
感　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膈一日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
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
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逯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

叛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
請官邏者公詞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
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
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亨緝捕
甚急渫 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
三品職 上令 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爲
政自有體式盜 賊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 天子
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
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
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

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黠浮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筭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公閒爲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 承天門災 上下詔自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泄語指爲誹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謪以母老

後果如此

留用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族遷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爲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氣爲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公曰梏有封印柰何公教之曰可燒鏊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釘脫梏刳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 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

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文
達公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
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民甲申　憲宗嗣位有御
史楊宣者亦以劾亨論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
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
經筵講官纂脩　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爲南京國子
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僞爲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
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
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諱然

爲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闊遠計築西湖隄瀕田數千頃京庫輸納多爲解戶所侵公畫一會筭省其半貴士大夫家有侵廢寺田及規公利者悉不與皆切齒憾之其貴有力者共騰爲謗書横莫可遏公亦厭苦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李鐸巳敗朝廷還其故弟居久之陳緝熙邢遜之二公相繼爲祭酒有官錢爲公用簿不時注忌者因肆爲媒孽皆得罪去文懿致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當道交絕忽喪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十日

堅村葬墓公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其爲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書蕭藺遂稱絕品晩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十卷行于世深衣纂說一卷藏于家

興化郡守蒙泉岳公祠記　黄仲昭

君子之心坦易明白故其臨政也不任智巧不施鈎距不求人之過不逆人之欺不爲利歆不爲勢回而凡可以稗官政阜民生美俗化者爲之惟恐或後備

者之用心類如此然世之知之者恒鮮豈惟不能知之疑謗之來且不能免必久之公論定而後向之疑且謗者渙然釋矣以子產之賢仲尼之聖其得政之初猶且謗之及久而乎然後頌聲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難行而後世之君子者多不遇也故與化郡守蒙泉岳公蚤以與學雄文魁正統戊辰會試甲榜廷試擢進士及第第三人拜翰林編脩進脩撰　英廟復辟之初召入内閣預與機密重務侃侃待正論不少阿狥以觸忤權奸謫戍邊既而權奸敗遂召還未及用而宫車晏駕矣　憲廟繼統遂復其官尋出守

茲郡下車之初見郡事之當脩舉者甚衆而帑藏空虛用度不足乃節縮公私浮費凡事之可以生財而不礙理法者多方經理之財用既裕乃徙建布政分司重新莆陽驛撤江口橋舊址之傾圮者增甃以石而高大之以禦海潮之衝激疏城中故壕以通舟楫而建石橋於其上以通行人扁之曰兼濟言水陸俱便也其有裨於官政甚博郡之白埕舊有渠通木蘭陂之水以溉田後因堤壞水盡洩於海公乃別決渠引水而爲橋以通道路民以爲利因號其橋曰岳公橋郡城預備倉久乏儲備公盡斥其所經理餘財糴

穀數萬石以實之其有阜於民生甚殷郡有涵江書院歲久圮廢公爲擇旁近爽塏之地重建之且增其祭田訪求宣聖裔孫之轉徙他處者還居之復修境內先賢祠墓新林孝子祠並鑄文廟祭器其有益於風化甚大迹公之蒞政甫及三年而治功如此或乃以是疑公謗議蜂起而公亦因是飄然納祿以去卒使其蘊蓄不盡施而儒者之效不得以盡白可慨也然公去官未幾家計蕭然瀕於貧困莆人始知公之操履果無所作及公歿數年而其倉廩所積濟民甚衆莆人始感公之惠思欲起之於九原而不可得於

此又可以見誠之不可掩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
泯滅也始公去郡郡人議以公之重建湓江書院治
蹟尤偉因相與塑公像祠於院之旁室孫監酒弗稱
今太守王侯嘗以齋事宿公署夢公在圜扉中呼謂
侯曰幸出我既覺莫曉所謂弘治甲寅之秋侯以事
至書院謁公像因感前夢遂謀為公別搆祠宇廉得
淫祠曰玉虛觀者近接書院之東乃謀諸鄉之父老
大夫士葺而完之遷公像其中祀以特牲而告以文
是日來陪祀者數百人咸稱快焉玆復議取廢寺之
田若干畝𦲷所在稅課局及祇守祠之役者歲收其

入請於府量給以備春秋之祭又恐久而或墜命仲昭記其顛末仲昭竊觀公之爲人磊落豪邁爲文詞才氣逸發雄偉不常民投牒訴訟一經其目是非立決處事寬平簡易不設城府求之當世亦可爲豪傑士矣而預政于朝既不得久於位典郡于外又不能諧於俗竟齎志以至於沒則其精爽不散而平昔胸中之耿耿者必有不能釋然也意者王侯夢寐之感其亦公之精神相爲流通而欲以其胸中之耿耿者藉侯以一白於世歟是則王侯茲舉匪直以慰郡民之思且使有志於君子之道者知公論終不可掩而

有所恃以力於行也公諱正字季方號蒙泉順天之漷縣人王侯名弼字存敬浙之天台人成化乙未進士由刑部郎中擢今官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事云

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傅謚莊靖陳公文傳

劉定之

公名文字安簡姓陳氏宣德乙卯以詩經中江右解試第一人明年正統丙辰周旋榜第二人 英宗皇帝龍飛初科也授官編修纂五倫書及其他譔述諸公多善之已未滿初考封父母妻公奉恩命歸省癸亥以丁外艱歸葬服闋還朝有詔選翰林十臣進學待用命故少保芳洲陳公德遵等劾其成公在選列內學日益久之召侍經筵與前所選十臣中淳安商

公弘藏同講讀於古義多所開發　上嘉納之己巳
九載任滿陞侍講景泰庚午偕故祭酒長洲劉文恭
公鉉主考京闈劉公慎重公濟以明敏得士多愜衆
望高文義公穀言用于朝可大臣正佐之位用于外
非藩臬正位不可奏下天官王文端公行倫爲冢宰
知公有素以高公薦爲宜因以公爲雲南右布政使
與左布政使則故賈恭靖公銓也與公同心施政興
革利弊雲南土產銀賤物貴以　貿物視內地用三
倍因是隸役于官者免役納銀亦三倍之納者不以
爲刻公曰雖若是不玷仕者廉操乎著令損之其後

復揖隷領雲南民稱道公之德至今不衰貴藩接境雲南比歲用兵民輸兵餉以爲苦而商賈㷀游雲南與貴諸其道塗不以險阨介意公俾商代民餉兵民倍以銀償兩皆便之境內稅課司歲課七十餘萬用給官吏俸大率乾沒逋負當給俸者累歲不能得公痛懲之自是課有常入俸無積欠修寰宇通志海內以圖籍來上惟雲南彪分畛列條緒粲然該館儒臣日陳方伯舊吏官先我綜理思過半矣他如革驛傳安貴審獄囚屈抑均閭里徭賦恢貢院規制完庠序廢缺稽關塡頹弛爲勞效往往足紀巡撫僉都御史

鄭公顒言于朝賜誥以公所居官贈封先代無幾天順改元　上聞公知備外藩陞廣東左布政使公以丁繼母憂未赴任驛召赴闕拜詹事時　今上在潛日親與墳翰院羣臣侍于左春宮羣臣侍于右更互以孔曾思孟聖賢之言虞夏殷周帝王之道晨數書繹月溫旬復暑者近伏寒至臘乃罷癸未春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預政內閣與制誥甲申　英宗登遐　今上嗣統遷吏部左侍郎兼舊職所與共事南陽李公原德安成彭公純道讓謀既益眷注益隆進同知經筵事成化元年乙酉從耕耤田尋陞禮部尚

書仍舊職丙戌廷試讀卷荊襄廣海俱遣將戡寇公籌畫得宜　上冊嘉之前後封二妃公持節爲正使且譔冊文封沂徽二親王公爲副使總裁　英宗實錄成加公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仍舊兩奉命釋奠孔子又奉命譔丙戌進士題名記未踰月天官以公滿任續闕公臥疾不能朝　上遣中貴勞賜太醫視療不起會公存日所蒙上賜若珍果異饌上尊儀牽牙扇綵條等不可數計其可計者楮幣三萬二千貫文綺織金雜綵表裏六十匹白金三百兩犀帶一麒麟衣二鞍馬一歿日賻楮幣萬貫工部具

稱禮部尚書姚公大章命祭其初喪後又遣官祭于
京寓里第者七祭于墓所墓期者一贈榮祿大夫少
傅謚莊靖可謂恩禮有始終者矣公卒以四月二十
八日距其生永樂乙酉八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四
所著有敷齋稿公歿後其子屬予傳公予謂公爲大
臣國史自當有傳然近代大夫士又有家傳者備載
譜家乘以示後昆也雖司馬君實范景仁亦約相爲
立傳矧予與公若有宿契所居同鄉郡公魁解時予
名綴榜中春闈中公予互易其處及同鼎甲公亞焉
予三焉自是同僚十有四年而別復相與侍

丁經幄公先入閣予繼之公以其處處予史成各遷之日公解所佩牙牌以佩予以是援景仁君實例傳公以付其子

陳文　　　　弇州別記

文字安簡廬陵人也正統丙辰及第爲翰林編脩文豐肌頎而晳嚴然也不學又性險而卞躁　上初御經筵文以展書侍　上目屬之九載遷侍講少保穀薦文宜藩臬任擢雲南布政使久之不調　上一日謂内閣臣曰向侍朕長編修在耶爲何官曰布政趣召還用之乃以爲詹事遂進兼翰林學士入内閣李

賢位文上被殊寵文心害之因多結内豎詷伺上好
而時與賢抗爭曰吾非若所薦也大璫王倫者善學
士錢溥會　憲宗初即位倫或從溥計事文又忌溥
而故惡兵部侍郎韓雍因賢草詔起奪其筆曰無庸
代者至矣問爲何則具言倫將逐賢文以溥及雍代
賢怒遂謫雍浙江叅政溥順德令自是公卿人側目
文而文出朝即置酒爲曲宴款昵中鮮所不請爲積
忤甚以萬計又嘗迎李賢意出修撰羅倫爲泉州倫
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其卒也人爲詩弔之
極醜詆云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

尚書諡文安劉公定之神道碑　彭時

公諱定之字主靜姓劉氏江西永新人父諱髦學行爲實以易魁江西鄉闈授徒家塾學者稱爲石潭先生公其長子也自幼穎敏絕人日記數千言先生博授以經史羣書而禁其作文然涵積既久文思溢發不可遏輒私爲之一日先生見其所作驚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取一第不難也宣德癸丑年二十有五部使者聞其名來允邑庠生乙卯領鄉薦中正統丙辰會試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三名文字入錄者人

喜謂之自此名聞天下是年授行在翰林編修秩滿陞侍講景泰壬申陞司經局洗馬丙子進右春坊右庶子丁丑天順紀元改通政司左參議俱仍兼侍講是冬改翰林學士甲申　今上嗣位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經筵官成化丙戌冬入內閣參預機務丁亥陞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戊子陞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未幾得疾疏三章乞致仕

上諭留之命太醫視療遣中使賜[illegible]竟以成化己丑八月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一訃聞　上悼惜賜賻鈔萬緡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文安遣禮部尚書

幹致祭命工部造墳兵部給舟還其喪皆異數也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爲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剴切時政及爲侍講當北虜構難又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遣使之時羣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辯文氣壯偉非他人杜撰者比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處事必從公論而潔己勤事視昔有加一日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

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揮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兼職經筵多啓沃益修大明一統志暨 英廟實錄俱爲副總裁商論筆削咸愜士論主考兩京鄉闈并會試各一讀廷試卷二衆服其能自入仕凡三受誥勅贈祖元傑父彪俱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祖妣歐陽氏妣楊氏俱淑人生母劉氏封太淑人先後蒙賜銀幣寶楮品味不一每拜受蹙局促不安曰何以爲報比病中受賜即獻諸家廟召子弟謂曰吾受恩厚矣懼不能報歸絲精神不亂惟以養母不終爲言聞者悲之蓋公素篤於孝養太

淑人愛敬兼盡推愛親以友諸弟克訓敎之以有成立若湖廣叅議寅之鄉貢士安之訓導宜之是也立朝三十餘年以文學擅名天下作文賦詩援筆立就雄渾變化自成一家機軸至於狀物寫意能言人所不言隱然有蘇氏父子筆力四方求者踵至應酬不倦故其文章散布天下爲多所著有易經圖釋十二卷宋論二卷策略十卷呆齋存稿二十一卷續稿五卷藏稿六卷前稿六卷藏於家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萬

安傳　　　　　　　　　　　　　　　　實錄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爲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陞左春坊司直郎兼編修尋陞右春

坊右中允改尚寶司丞仍兼編修轉侍講陞學士詹

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陞禮部左侍郎成化五年命

兼學士入内閣參机務陞本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

戸部兼文淵閣大學士　孝廟出閣改吏部兼謹身

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歷少傅兼太

子太傅太子太師華葢殿大學士進少師二十三年

致仕弘治二年三月卒訃聞輟朝一日贈太師加特進左柱國謚文康賜祭葬如例安狀貌魁岸儀觀甚偉自未第時人皆知爲偉器及官翰林受知憲廟正內閣者幾二十年恩禮隆厚而又當海內熙洽之餘其遭際盛矣顧爲人外寬內深惡人異已若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監祭酒陳鑑司業張業皆以無罪罷斥蓋安與學士彭華謀居多而吏部尚書尹旻之得禍則尤華所媒孽而安陰主之也是時指揮萬通以昭德內妃兄弟有寵安以同姓結通爲族已通妻王毋來自博興王謂其母曰嘗記家貧時以妹與人

爲姊今何在也母曰第記爲四川萬編修者也遂歷訪之則知編修固安早年宦也於是姊呼姊小字曰翠兒姊亦呼妹小字曰翠蓮悲喜交集而與通眞爲姻婭矣乃復爲通通爲久固計而江西人李孜省鄧常恩時以左道護寵因使華通孜省常恩爲助而安益陰厚之以是安勢益盤據凡才賢勝己者持正不趨附者皆妬嫉之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焦芳輩皆相繼斥逐者甚多也而旻之事特爲尤著云先是雲南曩罕弄擄寶井以叛木邦木邦時告急上下方擬討之以地遠不卽決至是曩罕弄乃遣使以重賂啗

安求自立時大學士劉珝劉吉皆謂不可安利其賂力主以安撫司授之由是邊患迫于今不息末年往往益斥逐名士以籍人口時雖側目然未敢有攻之者會　孝廟卽位有詔不許言官風聞糾劾衆遂譁然謂詔草乃安所爲以自爲巳地者適御史湯鼐詣內閣安語以故曰此裏面意也鼐因奏古之大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巳今安過則歸君無大臣體姦邪不可用不報而庶吉士鄒智文劾之智亦蜀人安雅所愛者由是御史文貴姜洪等列安十罪極論之至有面似千層鐵甲心如九曲黃河之語卽日中官至內

閣擲去再三開勒令致仕中外稱快益安之輔政惟黷貨好內以利其身家爲事而於人才治體一不繫意又慮人以是議已遂益結勢力厭以制之故得致仕人猶以爲幸而子孫皆衰替甚矣

萬安　弇州別記

萬安字循吉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也而內深刺骨衆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同爲編修者李泰太監永昌養子也少於安十二歲安更兄事之得其懽心泰每遷必扶安使居上累官俱至太子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而安益愧奉泰或與

通內人藉還往亡問會閣臣關中意且用李泰奏白萬安可少長於臣又賢因遂進安吏部左侍郎預機務泰先安謂不失巽讓名而巳且旦夕得也忽暴病死安旣用亡它長動人主而日借勢倜唱諸省曹取貨賄恐人主知厭之則陰與左右相結納恣共徇少保商輅約共攻大璫汪直疏上矣密使人布腹心直輅遂去安累官華蓋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昭德萬妃寵冠後宮安緣謂大醫曰妃故眉山人安族姑也而又有連。妃方恥門閥不與它妃競聞之大悅而安自是益株固不可動以大學士劉珝

性躁卞傾與相抗忤而吏部尚書尹旻威寧伯王越
北人麗之安以計悉斥除其黨逐之歸安有子寯輩
子弘璧先後舉進士僅弱冠未學而安黙旨授主試
及其姻戚門人亡不關節第者輩仕不二十年官兵
部侍郎弘璧亦入翰林時有倪進賢者販人子粗習
書滑稽亡賴會安病陰痿不能御內而進賢售其術
驗爲經營入試第之改庶吉士授御史安尋上其術
憲宗秘之會　上崩而太監懷恩於几側得疏一
小篋皆御內語甚詳末署臣安進因持至閣曰此宰
相致君術令爲示之安愧汗跪亡數竟唶不得答而

給事御史累章糾安罪惡百數恩下其牘內閣安猶
絮泣辨求少留恩擿其牙牌曰出矣索與與人非時
至乃借它馬歸舍上章乞骸骨　上初即位體貌之
也猶給驛賜金幣安歸已七十餘猶夕於道望三台
星冀復用也一載死子及孫俱卒死遂絕財寶積若
山諸姦倰挾以奔進士新都楊春鈎要其幸者所得
殆盈萬而翰林臣買安京師里合除地得菜瓿中實
金二千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三終